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圣

剑

魔

刀

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忆文作品集

上



圣
剑
魔
刀

远 方 出 版 社



责任编辑: 伊 子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忆文作品集

——代(精品典藏武侠)序

武侠大师忆文,原名王益文,祖籍山东临清,从小爱读古典文学,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。忆文性格好动,喜爱体育活动。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,因家庭贫困,生活陷入困境,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。

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,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。毕业后,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,因生活需要,开始写作武侠小说。

他自第一部《飞羽令》起,接二连三推出新作,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,有许多被香港、台湾书商买断版权,连港、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,一时成为商界的“红星”。

忆文武侠小说,内容曲折离奇,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,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,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“侠坛”之星。

以作品内容而论,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,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,不受任何拘束。忆文武侠,又和三位大师不同,他不写历史,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,忆文特出的是,以写情为主,每一部小说,都以情事为首,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,写出现代“红楼梦”中的武侠爱情故事。

当忆文先生告诉我，他写《慧剑断情丝》这部书的最后结局，整整写了三个多月，为书中的主人公“袁中笙”的爱情故事，掉了半天的眼泪，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“情系”。

至于描写武功，梁、金、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。但忆文武功不同，他描写的功夫，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他没有一招一式，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，有的只有一种功夫，他自称为香艳中的“情功”，在“情功”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。

忆文武侠，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，为保住原著风格，虽作了一些删节，但仍有一些“限制节”描写，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。

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，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。武林有句名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杰出的一代胜一代，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。

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“忆文经典武侠”系列，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，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“爱情”故事。

为此，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，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。因时间有限，书中有个别错误，请读者朋友们谅解，但愿能使忆文武侠，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。

友人

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

内容简介

女娲补天后剩下的一块彩石掉入人间，经过千万年的变化形成一把锋利无比的仙家兵器——彩石神斧。而它唯一的克星是“欧冶圣剑”。

“欧冶圣剑”的主人“量天玉尺”为避免武林争夺，携剑出走，“量天玉尺”之子施鸣峰为寻找父亲，踏上江湖。

施鸣峰外出只是想寻找家父，可是人生的际遇永远无法思议。江湖中人为了争夺一具死人白骨引起了一场风风雨雨。这具白骨有着神秘的功效，服食后能增长一甲子的功力，无意中竟让施鸣峰所得，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鸣峰在一株大树上拾得一面藏着绝世武功的“月华玄镜”从中习得两门绝顶神功：“摹风八绝”和“赤比九式”于是，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天下奇侠……

威震江湖的南天堡主人借自己大寿，把武林中有名之士请到堡内，没想到这次寿宴竟是一场武林浩劫的开始，南天堡主把武林正义之士全部囚禁死牢，自封武林盟主。他的这个举措激起了天下武林的同仇敌忾，鸣峰挺身而出，领袖群雄并得到梦巫城“三子十一生”江湖异人相助，终于平息了这场浩劫。

父子也在正义与邪恶之战中相逢，还得到了武林玉女的倾心，最后坐上了武林盟主宝座。

目 录

(圣 剑 魔 刀)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袖里乾坤 | ----- | (1) |
| 第二章 | 圣剑千秋 | ----- | (33) |
| 第三章 | 循天回地 | ----- | (68) |
| 第四章 | 飘渺无踪 | ----- | (102) |
| 第五章 | 纸上分明 | ----- | (135) |
| 第六章 | 掌中奇迹 | ----- | (167) |
| 第七章 | 子夜惊变 | ----- | (200) |
| 第八章 | 约法三章 | ----- | (232) |
| 第九章 | 杯弓蛇影 | ----- | (264) |
| 第十章 | 铁钵银丸 | ----- | (295) |

第一章 袖里乾坤

中午时分。

湘中邵阳城一家“玉壶春”酒店里，嘉宾满座，传出一片猜拳划令的声音。这家酒店的大厅上，红漆大柱，明窗四围，雪白粉墙，壁联高挂，足足可以排下数十张桌子，堪称富丽堂皇，气象万千。

临窗面街的坐位上，一位英姿轩昂，穿着方巾长衫的少年客人，正在举杯浅酌，凝容沉思。

乱嘈嘈一片喧嚣声中，突然有人大声在说：“老魏，难道真有这等事?!”

话声尖锐刺耳，少年不禁循声望去，只见隔离不远，有四人共席，说话的是个身材瘦小，年仅四十开外的汉子。

“嘿嘿!”一个形相猥琐，灰色脸面的大汉，自负地冷笑说：“咱魏青几时信口诳过?不信就算啦!”

右边横坐的年青汉子，急迫认真的道：“魏爷，别听他的，您快说下去!‘飞燕刀’怎么样?”

魏青大声接着道：“远在十年前，提起‘飞燕刀’江湖上无不谈虎色变，只凭一口薄薄的钢刀，曾瓦解威镇湘鄂两地，拥有三千人之众的‘石田门’帮会……”

左边横坐的汉子，忍不住插嘴接道：“魏二哥，‘飞燕刀’究竟是门什么功夫，竟有这等威力?”

魏青喝下一大口酒，接着说：“‘飞燕刀’这门功夫，江湖上很少有人提起过，它的不可思议之处，全在那口钢刀上，据说‘飞燕刀’落在人身上，不流血不会疼痛，毫无一点感觉，待人

发觉中刀时，早已断肢残废，失去手脚了！”

临窗座的少年书生，听得剑眉微扬，殊感意外地轻轻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方才发问的汉子，接着又说：“老魏，你说销声匿迹多年的‘飞燕刀’，又已出现湘东一带，可是真的？”

魏青不耐烦地说：“有人在洞庭湖边亲眼目睹的事，难道还会有假？”

左边横座的汉子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：“乖乖！江湖上有这等厉害人物出现，到时六阳魁首搬走，跌进幽冥路上见了阎王，连自己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！”

青年接着问道：“魏爷，使用‘飞燕刀’的，是什么人物？”

魏青沉吟半晌，扭转头朝四下看了看，始故作神秘地缓缓说道：“这事问到咱魏青，算你们找对人啦！自前出现江湖使用‘飞燕刀’的是个女的。而且还是一个姿容绝世的少女！……”

魏青说到这里，眼珠儿连转，试探似地问他同桌伙伴：“你们有听到过‘神州五女’的其人其事吗？”

这位叫魏青的汉子，对于武林的掌故秘闻，委实见闻不少，他这一问，使同座者莫不面面相觑，谁也答不出话来，他自负得意地笑了笑，接着道：“其实这五个都是黄毛丫头，不知什么地方抓来一点破铜烂铁，再凭着她们那张脸蛋儿，就在江湖上闯出了万儿！”

横座的青年忍不住追问道：“魏爷，这五个女孩子是谁呀？”

魏青呲牙一笑：“江湖上所指的‘神州五女’，就是‘瑶池玉女’吕宗凤，‘田舍村姑’林翠翠，‘玉臂枕郎’胡媚，‘银翅飞凤’于静婉，和‘雾林黑狐’罗玉英五个娃儿，最近出现江湖，施用‘飞燕刀’的，就是……”

魏青话刚说到这里，“嗤！”的掠风声起，只见全声闷哼，连椅带人，仰天翻倒地上！

原来，魏青竟遭人暗算，中了暗器。

魏青同桌的伙伴，还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忙不迭的把他搀扶起来，发现他嘴里衔着一只足有拳头大小的油炸鱼头，把他那张大嘴密封住，鱼头大半截还留在外面，丝丝鲜血从嘴角溢了出来。

魏青使劲的把嘴里鱼头挖出来，门牙八颗带血掉下。

“魏爷，你嘴里怎会多了个油炸鱼头？”

“魏二哥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老魏，难道你遭人暗算了？”

魏青鲜血直流，脸色有如白纸，再也讲不出话来。

同桌的伙伴，都没有发现他嘴里这只油炸鱼头的来路，至于“玉壶春”酒店里的食客更不用说了，还认为是个酒醉的客人，不小心翻倒地上，碰破了嘴唇！

临窗座上的少年，一声轻“噫！”游目四看，大厅上还是一片猜拳豁令，飞觞把盏的盛况，未有一丝可疑之处。

少年心里暗暗嘀咕：“在此众目睽睽，大庭广众的大厅里，能将这么一个拳头大的油炸鱼头作暗器，此人功力造诣之深，该是当今武林一流高手了。”

刚才这幕闹剧的演变，整个落在少年书生眼里，这少年看来玉树临风，一股弱不禁风的模样，当他一对眼神流转之际，神髓充沛，精光迸射，显然是位不露真相，身怀绝技之流。

少年喃喃自语：“‘神州五女’……这叫魏青的汉子提起‘飞燕刀’和‘神州五女’，即遭油炸鱼头所袭，难道……”

他一对冷电似的眼神，又朝酒店里掠过一瞥。

但见一个穿着文巾儒衫，年在四十开外的中年秀士，眯着一对惺忪醉眼，像是找他知朋好友，穿梭往返店堂里，有几次差点跟手捧热茶的店伙，撞了个满怀！

少年书生的座位靠近柜台，这时，一个脸相笃实的生意买卖

人，肩上扛了个小包，来到柜台前会帐。

掌柜的手拨算盘珠后，抬头向这位商贾老者哈腰含笑说：“小店招待不周，以后还请您多照顾！”

老者淡淡一笑，解下肩上布包，准备付银会帐。

突然，老者震惊不已的大叫起来：“啊……死人骨头……咱李七包的银两，怎……怎……怎会变成死人骨头啦？”

老者这声尖锐惊呼，不但掌柜的骇然怔住，整个酒店亦为之哗然，只见那李七的布包里，竟是两根人体肢骨，和一个狰狞可怖的骷髅。

少年看得暗暗称奇：“看这商贾老者的神情表现，不像是个为非作歹的奸徒，更不像来‘玉壶春’酒店白吃白喝，找掌柜便宜的人……”

“可是据他说来，布包里藏的银两，突然变了人体尸骨……这是怎么回事?!” 陡然，一声吼叱声起：“呔！你家爷爷的东西，竟敢顺手牵羊，……”

酒店尽头处，靠墙角桌座上，窜出一个于思满颊，体态魁梧的大汉，跃身飞扑柜台前，出手俐落迅捷至极，推倒老者，提起台上尸骨布包，奔出酒店而去。

闹哄哄的嘈杂声中，隐隐传出一缕喟然不已的话声：“这厮竟给他溜走了！”

少年纵目四顾，酒店里不少疾服劲装的武林人物，却无法断定方才说此话的人。贴邻一张空桌子上，突然坐下一个食客，正是醉眼惺忪，刚才穿梭似地出现在店堂里的中年文生秀士。

少年眼神触者文生秀士一对惺松醉眼，只见他呲牙咧嘴，两眼眯成一条线缝，冲着他“嘻！”的笑了一笑。

少年见这付诙谐突梯的神情，亦不禁潇洒地朝他微笑了下！

文生秀士抱着拳含笑道：“公子爷，久违啦！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想不到此时此地，竟在这‘玉壶春’酒店碰到您，幸

会！幸会！”

言下之意，念熟至极，仿佛故友异地重逢。

少年微微一怔道：“先生贵姓？……”

文生秀士走到少年桌前，吩咐店伙移过酒菜，两人共席接着含笑道：“公子贵人多忘，在下莫八跟您湘西白马山一别，曾几何时，难道公子竟记不起来啦！”

少年神情惑然，暗自思忖：“我施鸣峰自鲁地绕道豫鄂来到湘中，奈根儿没去过白马山，怎会认识你，想是‘错将冯京作马凉’，这位莫八认错人了！”

他摇头道：“在下施鸣峰初来湘中，莫先生你大约认错人了吧？”

莫八衣袖一拭惺松醉眼，朝施鸣峰俊脸，看了半晌。

“该死！该死！人醉心不醉，偏偏我这对眼珠儿跟着醉了，施公子，千万别见怪才是！”

施鸣峰含笑说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正如莫先生所说‘人生何处不相逢’，我们更是‘相逢何必曾相识’施鸣峰岂有见怪之理！”

莫八翘起大拇指，连连称赞道：“说得对，说得有理……施公子该是一位江湖上人个性中的奇男子！”

施鸣峰朱颜一红，谦然一笑！

莫八替他斟上满杯酒，又说：“施公子，此去何处？”

施鸣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萍踪飘泊，随遇而安！”

莫八一颌下几根疏疏落落的山羊短须，眼珠儿连连滚转，一脸狐疑之状，道：“萍踪飘泊，随遇而安？”

施鸣峰见他神情，暗暗称奇：“我施鸣峰自己行止犹未决定，难道你莫八事前已经知道？”

莫八忍不住又道：“施公子，你不是去湘南九嶷‘南天堡’？”

“‘南天堡’？”剑眉微微一蹙，仿佛要从记忆中，搜寻这陌生

的名字。

“哦！”莫八对眼前这位神采飘逸，精英内蕴的少年，感到几分困惑，接着又道：“眼前来这‘玉壶春’酒店打尖用膳的武林人物，如我猜对的话，十有八九是取道湘中邵阳往‘南天堡’去的……”

施鸣峰思忖中，希望莫八给他一个圆满的结论，莫八说到这里，他只机智地淡淡一笑，让对方接着说下去！

莫八把大半杯酒灌下肚里，衣袖一抹嘴唇，醉意惺松地接着说：‘铁瓦羽虹赤地城，湖南金蛟南天盟。’……中秋后的第三日，是‘南天堡’堡主‘雷火金轮’吕奎的六十寿庆，我莫八不想附龙攀凤，只是闲了没事，前去随喜一游，凑凑热闹！”

莫八说话时，两眼注视着杯里的剩酒，没有留意他脸色神情，莫八说完这话，施鸣峰点头不迭大声说：“正是，正是，‘雷火金轮’吕奎吕堡主的六十寿庆，如果跟莫先生结伴同行，真是再好不过了！”

莫八听得一震，顿时把醉醒了大半，两眼滴溜溜滚转着落在他的脸上，心里暗自嘀咕着：“怪！怪！……这位施公子既然知道‘雷火金轮’吕老名号，怎会不知‘铁瓦羽虹赤地城，湖海金蛟南天盟’中的‘南天堡’？”

两人离湘中邵阳城，南下九嶷山。

施鸣峰试探似地说：“莫先生，此去‘南天堡’，一定很热闹吧？”

莫八听他稚嫩的问这话，朝他瞪着了眼：“江湖上有‘东西寨，南北堡’之称，吕老儿称雄江湖，坐镇‘南天堡’，此番是他六十大寿，这还用说，不把‘南天堡’大门挤破才怪！”

施鸣峰垂首轻“嗯！”了一声。

莫八忽地想起，呲牙咧嘴朝他“嘻嘻”一笑：“施公子，英雄不论出身低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莫八有句不知进退的话，行不

行在你，听了可别见怪！”

施鸣峰抬头惑然看了他！

莫八一手猛抓自己后颈，结口呐呐地把话从嘴里挤出来：“沿途上一个称‘施公子’，一个称‘莫先生’，听来怪别扭的……我莫八……叨长你几岁……如果兄……弟相称……岂……岂不是好！”

施鸣峰迄今还不知莫八是何等样人物，数日相处，除了发觉他嗜爱杯中之物外，朗爽豪迈，确是一位可以结交的个性中人。

施鸣峰转首朝他稚然一笑：“莫大哥有此主意，兄弟求之不得！”

“啊！”仿佛获得一桩意外幸福，莫八脱口惊呼起来！忽地低头呐呐地又说：“兄弟，我莫八做你大哥，可真委屈你啦！”

施鸣峰困惑地朝他多看了眼！

莫八点了满桌的菜朝施鸣峰眼前推：“兄弟，年青多吃一点，能强筋骨，提元神……”

施鸣峰很感动，朝他笑笑，一手执壶，替他斟上满杯酒，道：“大哥，时间还早，你也多来两杯吧！”

兄弟俩杯相邀，倍感亲切！

莫八的座位，准对着店门，突然门口一暗，进来一位客人，几乎同一时间，莫八低头两眼注着了杯里剩酒。

施鸣峰抬头一看，发现一位衣着鲜明的文生巾衫，肩背处搭了一只小包，身材瘦小，在店伙张罗下，落坐在店堂进里的一张座位上。

这时正是进膳时分，又来了几拨客人后，已是座无虚席显得济济一掌。

莫八抬头朝四下看了眼，对施鸣峰说：“兄弟，你坐一下，咱去去就来！”说着咧嘴一笑，移步走出店门口。

施鸣峰不知道这位莫大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有含笑点

头。

经过盞茶时间，莫八手提一名拳大的东西进来，也不向施鸣峰招呼，迳自走向店堂里站，摩肩擦背的向每张桌好像寻找东西似地绕了个圈，才始回到自己座头。

施鸣峰看到暗暗狐疑称奇，正要张口问时，莫八提酒壶替他斟满一杯，含笑地说道：“兄弟，时间还早，咱俩慢慢吃喝……”

忽然，涌起一股奇臭怪味，从店堂里端缭绕而出，这时所有食客吃到半截，纷纷掩鼻离座！

弄得柜内店伙暗暗叫苦，着急莫名其妙！

两座头店门柜台处，这时亦闻到这股臭味，施鸣峰不禁诧异道：“大哥，这是什味道？”

莫八手执酒杯，夹起一条鸡腿，轩然一笑道：“该是嫩鸡的香味吧！”

这时，衣着鲜明巾衫的背影，亦忍不住这股奇怪臭味，手提肩背小包，旋身走向店门。

施鸣峰骤然感觉到眼前一亮，原来是位仙露明珠，浊世无俦的美少年，他看得叹为观止，暗暗钦慕：“天下竟有这等俊美潇洒的美少年，可惜带有一点娘儿的脂粉气！……”

美少年一手提包，一手掩鼻，走到柜台前，忙不迭的打开小包，要付帐离去！

刚好打开小包袱，一股臭味烘然四播，原来他小包里不是雪白的银两，竟是一堆黄澄澄的大粪！

莫八一手执壶，一手拿了鸡腿，不胜惋惜地喃喃自语：“嫩鸡味道不错，就是股怪味……可……惜！可……惜！”

美少年见自己藏钱的小包里，竟是一堆大粪，一时俊脸骤然通红，不禁惊呼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……？”

掌柜的拉长了脸，叫苦不迭的嚅嚅道：“奸官，何苦呢！小店给你白吃一顿不要紧，你……包里。

莫八突然大声问道：“兄弟，你对绘画行不行？”

施鸣峰给他问得暗自称奇：“这位莫大哥突然问起绘画作甚？”

他点头含笑说：“兄弟对于琴棋书画，虽然火候不够，也还有几分心得……莫非要小弟涂几张给大哥解闷吗？”

莫八听得不胜满意，点头不迭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会这一手！兄弟，此去九嶷山路上，反正闲着没有事，你就替大哥绘上几张如何？”

施鸣峰道：“绘画分有山川人物诸类，但不知大哥需要绘的是哪一种？”

莫八想到有趣事似的，咧嘴“噗！”的一笑，道：“画个老太婆！”

施鸣峰更加满腹狐疑，问道：“画个老太婆？大哥，可有她老人家真本画像，让兄弟照式画起来！”

莫八摇头说：“别那么费事啦！我说一句，你画上一笔，照我所说的画上去，这老太婆的像就画成啦！”

施鸣峰听得纳闷不已，天下哪儿有用这种方式来绘画的？

两人在小镇打尖落宿，莫八买下笔墨色彩用具，在旅店客房里，“嘻嘻”笑着说：“兄弟，你费神啦！你说一句，你照式写上一笔，到时一幅画成，你依样葫芦，画它几张！”

一个说，一个画，两人折腾了一个通宵，施鸣峰照莫八所说，已绘下十来张的彩色画！

施鸣峰凝看了自己画成的作品，愈看愈别扭，忍不住道：“大哥，天下哪里有这样打扮的老太婆呢？”

莫八不胜满意地“嘻嘻”笑着说：“行！行！画得唯妙唯肖，太像了！”

“满头白发，一脸鸡皮疙瘩，大哥，这位老人家高寿有几十岁啦？”

“差不多八十有余吧！”

施鸣峰接问道：“八十高寿的老婆婆，怎么还穿着大红裙子？还有在她发鬓处还插了几大红花……？”

莫八耸耸肩道：“兄弟，这事你该问这老太婆自己啦！”

“大哥，这位老人家是谁呀？”

莫八咧嘴一笑，才回答说：“这老太婆来头可不小，在她身上加上‘风尘奇人，江湖侠隐’八个字，也不算过份，就是平素生性怪癖，喜怒无常，黑白道上一流人物，见到这老婆子都敬鬼神远之，还得顾忌她三分，武林中人给她一个称号叫‘花婆’李映红。”

施鸣峰豁然所悟：“大哥，你把这些画张贴出去，目的是想找她？”

莫八点头道：“这下给你猜对啦！此番南天堡‘雷火金轮’吕老儿六十寿庆，少不了这位‘花婆’李映红一份儿！”

施鸣峰略有所思的，轻“哦”了声，接着说：“大哥，你找这位老人家干吗？”

莫八含糊道：“我等平素海角天涯，行踪飘泊，此番趁吕老头儿寿庆之宴，正好藉机聚上一聚！”

说到这里，语声一顿又道：“对！兄弟！你在每幅画上，再添上一点儿……”

施鸣峰一手提笔，满脸困惑的瞪着他！

莫八手摸颌上几根山着短须，凝神沉思半晌，始道：“兄弟，你在老太婆画像旁边，添上‘相思恨，恨绵绵’六个字，字下端画上三只手臂！”

“啊！”施鸣峰听得一脸惊愕，狐疑之色，两眼愣愣地直望着莫八。

莫八讪讪一笑，道：“兄弟你别多问了，你大哥的事情自己知道……你照我的话，在每幅画上添上就是了！”